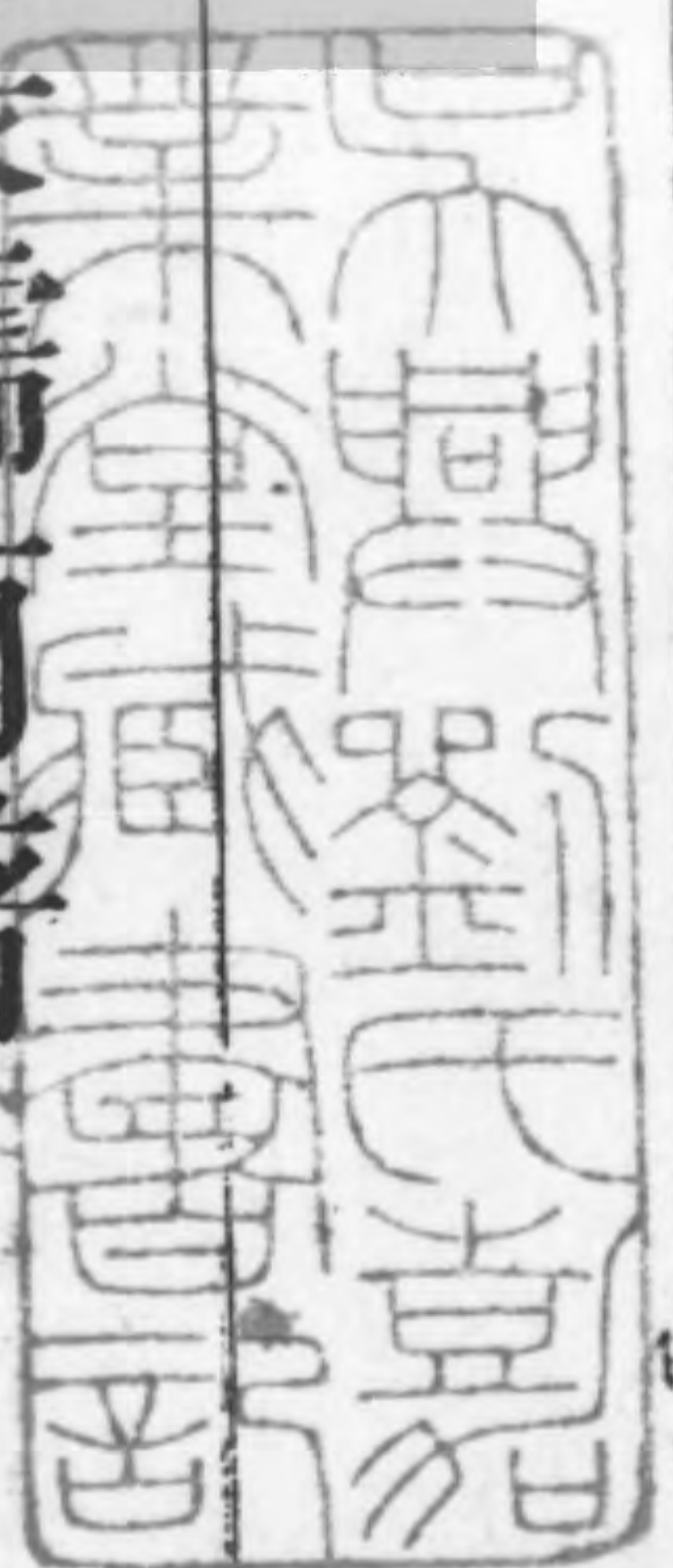




尊拙堂文集卷之三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文序

十三經解詁序

陳先生曰始吾于漢儒病其支及讀宋人之書輒掩  
卷懷漢儒何也丁長孺曰漢儒之解經非必盡出于  
漢儒也于時去古未遠專門之士各有所承襲以授  
諸弟子諸弟子轉相授受各成一家言六朝而下諸



名家相與旁蒐博討句比而字櫛之如開武庫以恣人之財擇左顧右盼紛然應接而人不厭宋儒起五季而禘洙泗其力固已艱已銳焉舉千聖不盡之言不盡之意斬以一人發其藏而畫一以示天下萬世而聚訟之門啟雖然漢儒所肆力者宋儒弗屑也而宋之獨詣漢儒弗敢望以此繫彼功詎相準而世日叟叟于宋儒甚于宋之誣漢不幾于操戈乎夫經吾取其布帛菽粟終身而不厭也二曜中天人人指而

睹之欲逃焉而無非是也解經者亦若是則已矣不者傳自宣尼之口吾不敢信昔七十子之徒通六藝而遊聖門才穎十百後世也親聆咳唾覲面而或失之當日之微詞妙旨隱而不傳者何限而况影響于三千載下乎陳先生曰吾取傳合之乎經而不得而弗敢強也吾又取宋儒合之乎漢而不得而弗敢強也久而索之得者半求之而得吾兩存焉求而不得衷其近古者若然先生猶意之與子曰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各從所入以爲解也因其解而解之烏知夫一辯之不足以嘗鼎哉神明默成存乎人焉爾陳先生諱深字子淵吳興長城人一再宦不得意老而喜讀書年八十餘篝燈至丙夜不輟先有子史品節行于世先生語予曰老夫所苦心者經也將易簣以此執手見托曰幸辱一言比于挂劍之義余心許之又三年而敘成先生更有周易周禮春秋然疑若干卷惜佚不盡傳

#### 四書正刪正序

袁子坤儀作四書刪正而考亭之說幾廢郡侯陳志行先生郎比部條晰縷正之攘臂抗白簡辯甚力知之者曰甚矣陳先生之苦心也其考亭氏之忠臣與左右袒者曰袁子佐考亭者也非攻考亭者也丁子唯唯否否然則何居乎而是書所爲刻也曰以揀世也何揀乎世之畏方而圓也畏實而虛也畏漸而頓也浸淫非一日矣黜傳註者卑考亭也卑生于厭厭



生于畏畏而逃焉非也逃焉而爲之辭非之非也雖然猶可解也尼父神聖天縱自命曰述而不作從周從先進踴躍乎尺寸不踰也袁子曰吾誠自信有述于後世世卽以棄功令操戈罪我我何辭矣獨不思尼父所不敢爲乎此陳先生慨焉攘臂而正之者也然則考亭之說無一可議與曰今之議考亭者皆考亭所折肱者也屹立群物之衝講求數十年白首而始更定噫亦苦矣而尊考亭者又衷衆言之衷而稟

三尺焉爾時佐命諸鉅公寧乏玄解直爲是斤斤者耶翟之二百餘年一旦弁髦曰夫夫拘儒爾而支然則孔氏之博約也文行忠信敬義內外也抑亦支且拘者與幸矣其不出于考亭也世方冥目而希超悟其議論豈不直截然而檢約日蕩機械日滋卽世儒不能諱也試就成弘士習相提而較升降得失之故可概見已又安得駕禍考亭以爲株守之罪也哉曰俑不始袁子也姚江憤訓詁支離一掃而空之其意



良厚而沈洋自恣者至今口實陳先生懼後世之口實于袁子也不得已而辯焉若曰吾寧堅守下學以爲沈洋自恣者之障而予又深惜袁子之不幸而當姚江末流也夫正人心者去其甚而已矣

重刻左概序

摹左氏者句比字櫛以爲竒迨新都而優孟之伎窮矣瓠落子曰左氏之妙妙在神情彼其囊括列國部署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于胸中不啻一家之政一日

之所睹記也離合叅伍寫意肖形姿態曲盡譬之神駿御風春江倒峽其颺忽凌厲震撼紆復之勢非獨旁睨者不可測識卽起榻管者而叩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六經而下與盲史氏並稱者亡如漆園皮相者曰盲史氏以法勝漆園之紀律在神奇變怪中盲史氏之神奇變怪在紀律中體各有攸當其致一也學者非遐綜玄覽莫能窺其堂奧况乎剽竊一二者邪雖然讀山海經者之標異于珍竒也哆九州



者之旁搜于瀆嶽也極青旻者之綴景于杳靄雲霞也各從其解也解則趣入趣入則一曲可以大全馬君曰嘻吾于左概比于鼎之一鬻而已矣

刻南華經序

漆園吏者深于世者也雖然彼且秣姚姒垢曾史將逃天地萬物而奚以世爲曰出世所以爲世法也善沒水者忘于水輕捷者狎登高藏天下于天下者不有天下者也有虞氏得之以爲敝屣孔氏得之以爲

浮雲故能遊其樊而無累乎已世儒斤斤襲其口吻亦曰吾師吾師云而歎河漢于漆園乎則吾夫子非耶其稱曰生黥也死息也吾不以南面王樂易也而杓之人規規然且以爲殤彭祖而夢昧人間哉嗟乎予未見夫執生者之不果戕其生而惡死者之非速其死也南郭子綦之喪我也尊生者也堯之喪天下也在宥者也皆以不用爲用故曰漆園深于世者也然則何以詘尼父曰是左袒尼父者也被見夫儒墨



競起搢搢焉各執其是非以相仇憤而爲之說曰與其譽堯非桀不若兩忘而化故不得已而孩之則夫人而尼父也夫人而尼父則尼父之名不必立嗟乎世之尊尼父也以美墻而漆園之尊尼父也以鴻蒙藉令北面洙泗何啻素臣而皮相者視爲謬悠自恣之譚西晉而下幾爲名理濫觴厥後詮疏滋繁誰云罔象醯雞而已矣曲阿知忍氏尋繹茲經一洗蕪蔓付之剗剗余讀而賞之嗟乎副墨之子方且以是爲駢拇也而余復駢拇之邪自得者津筏焉可矣

刻離騷經序

詩禘三百而祖離騷修辭之士斤斤三尺輒北面靈均靈均云余讀其書涕泗哽咽至不能竟嗟乎千載而下猶令人短氣况身之者乎記曰事親三諫不聽號泣而隨之事君三諫而不聽則去原宗臣也隨不能去不可而卒之乎以死君親之間其有不可解者邪傷哉志也怨乎曰怨而諷者也遲美人以儻侗睠



故都而流涕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萬一乎其或寤焉  
怨而諷者也雖然騷楚音也曷爲而經曰取其志也  
夫子刪詩至小弁巷伯以爲臣子不幸而窮于君親  
卽逆知夫言之靡當與夫事之終弗克濟而繼綵鬱  
陶之思必有所以自致其情者厚之至也離騷兼之  
矣令遇素王卽亡敢望清廟不當列楚風邪宋大夫  
而下逮長沙中壘小山東方諫議之徒奉功令者數  
十家然原以質后以麗原以肆后以則亡慮弗勝抑  
且千里果才與技不逮哉嗟乎世有屈子忠也者不  
必其遇有屈子遇也者不必其忠奈之何其口實于  
騷也亡子之索其父母也日夜仰天而呼孤舟之發  
泣盡于寒燈永夜且以爲有聲乎以爲無聲乎藉令  
有一人焉折揚皇荂于其側有當乎無當乎夫情與  
境之間似之而非也時中甫與知忍在坐聞余言而  
撫掌曰子其靈均氏之桓譚邪書以爲序

重刻道命錄序



周生錫圭寄予道命錄予且讀且歎喟然于世變人心之叵測也自古攻君子者攻其異已爾熙豐慶元之小人出而敢爲之辭曰貪黷恣肆人之真情廉潔好修僞焉而已是驅天下而亡忌憚也驅天下而亡忌憚則人心之堤防潰而吾道絀嗟乎嗟乎惇京檜胄顯棄于道外者也猶可解也彼號爲吾徒者戈矛機阱出入變幻陰畔于道之內不可解也雖然青史卽在平旦氷山曾不終朝小人計亦拙矣而伊川紫

陽至今故自如周生日固也君子寧與小人爭勝哉天若左袒小人以厚其毒于君子者何曰小人於類屬陰披猖之勢每乘天地之害氣國家之否運顛倒簸弄造物故眎爲驕子氣盈而狂逞焉以釀百世不改之罪案是天之參小人者毒而愛君子者深也君子不歷憂患居恒高視濶步當境輒茅靡不者以憤激憤矣兩先生荷孔孟絕學屹立于沉陰積霾之候迅雷駭電之衝不懼而惕不避難而儉不易方而孫



淵乎微哉困衡動忍廼見本體精光內徹日月爲昭  
天固以惇京檜胄爲他山之石與嗟嗟不有小人安  
見君子唯君子可與言命命也者適然而不必然者  
也適然而不必然者物情世變之所從出也達變者  
可與語大常故知命之謂知道范忠宣坐黨南竄子  
弟多怨章惇者一日覆舟踉蹌中正色語子弟曰此  
亦豈惇所爲耶孔明祁山之役拔魏千餘家而歸官  
屬以爲賀公泣曰四海本一家王政陵遲中原離析  
使赤子肝腦塗地亮之罪也悲不自勝能爲忠宣則  
慎伎平能爲武侯則藩籬撤道脉千古止此機緘固  
聖門立命之學兩先生當日苦心哉宋季迄今三百  
有餘年矣世趨滋下學禁已兆必有尹彥明蔡季通  
呂泰然者出而力肩之而程朱如綫之脉始振且令  
天下後世知吾道之終不可抹殺也予故重梓道命  
錄以告世之爲君子者校讐則山陰陳堯年歸安陳  
士騏若下葉樹聲也



楊貞復先生文集序

薦游先生之門三十年矣浮雲之踪十九青山自愧于函丈未數數也亡何先生棄諸弟子又幾二十年而先生嗣君駿以先生集屬序于薦薦一再展卷淚淫淫不自知沾襟也已卒業如見先生襟期澹澹乎坐春風而忘其酣適也又如涉海者灑灑乎泮泮乎河漢而無極皮相者曰先生之文異乎世所號爲宗工鉅匠者也薦曰此非先生之文而先生之心先生

之道也先生直據心靈吐其道與無意于文而文天下之至文也或曰先生之道廣矣大矣不津筏而當下卽是不階級而直見本體薦曰不然小子竊窺先生之于掌故業已弱冠上公車不售携家北游蓋苦心者二十餘年一旦得手應心幾于輪之斲庖之解而先生未嘗舍規矩而巧也其于道亦然薦憶丙戌釋褐尾諸弟子後望見先生顏色莊嚴簡肅其所規誨靡非先民之程也先生事太夫人白首孺慕裊躬



若處子與人爲善不啻父兄之于子弟其序福建鄉  
試錄歷舉孔氏家法曰不踰矩曰絜矩蓋嘗疾夫破  
觚爲圓者而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後世別有一種圓  
融無礙之學妄附孔子時中以宋儒爲不達變先生  
之繩趨尺步若斯斤斤又云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  
傲舜也而龍朱也而蟒間不容髮茲豈操勝心以標  
幟于孔氏之門者哉先生蓋真修者也修之久而悟  
真見夫萬物之一體也聖人之種種現前也思與天  
下解其情識知意之障故其言多直截簡徑而未嘗  
舍下學而上達也希頓悟者輒藉口先生以爲解先  
生不嘗啟吳中丞乎世之喜悟而不修者必其悟之  
不真也未有真悟而不修者也嗚呼盡之矣九原可  
作先生必且喟然于今日茲集也規規乎文焉已哉  
薦猶河伯之于海若矣

馮司成孤山集序

馮開之先生遺稿如千卷後十年而梓于秣陵其孤



貧也成之者黃儀部貞父顧太史

也稱孤山者

何先生志也孤山何以爲先生有非先生不能領孤山之勝也箇中臭味山靈不言寄之先生先生不能言吾以名其集丁子曰明興而以文章執牛耳人人嗛秦漢魏晉初盛唐幻者竺乾詼竒者諸子究乃不能宋非才與力之弱而神識不足也神識本之情性憶昔巳卯贄先生于潞河望而知其爲道人也無懷葛天也從先生游至白首而先生之爲道人無懷葛

天三十年一日也先生以宦途爲蘧廬以塵世爲海鷗鳥以山水爲適軸以浮生爲泡影以文章爲遊戲由通籍至儼然南面諸生貴矣再起再蹶強半家食登臨勝賞四座雄風景物陸離才情橫溢或掀髯高詠或兀坐冥契或程量千古或感憤世局或與名流衲子微言妙解片語隻字綽有餘韻若乃達官長者豪子弟具章服肅筐篚爲壽乞先生一言先生口不忍却輦感酬應非其好也晚年小構孤山一亭一榭



楚楚動人花辰月夕鳥啼客散此先生獨往之候也  
辛丑一貴人起海上衣冠奔走如鶩先生堅卧不動  
日已矣無溷迺公輿到泚筆境與神會解組後諸草  
先生手自刊定皆是類也世眼刻意效顰總在聲調  
色澤先生獨抒性靈便覺天壤嗟乎先生不可作矣  
風流道盡大雅淪亡明聖湖至今黯然無色得其鮮  
者眉山公也

朱默石先生畊餘劄記序

乙卯夏朱翁默石自東林訪予山中予訝曰時局方  
且望東林而却走也而獨不遠數千里以身驅陷阱  
乎翁感然曰憶昔己酉不佞謁涇陽先生側聞緒論  
人有代謝道無存亡風波震撼中天之所以開東林  
乎予心韙其言高存之又謂予曰此吾友歐太僕老  
友也白首好游好學予問翁何游自楚蜀中州入長  
安走塞上歷太原雲中上谷再一客魏中丞幕府多  
奇畫不得意棄去問翁學師友于李見羅張甌山兩



先生之門請究兩先生之學曰餽山古猿者也不受  
徒不立門戶若廼修身爲本執牛耳于壇坫久居數  
日翁忽問曰無善無惡之旨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一乎予唯唯否否與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一乎  
予又唯唯否否曰何居無聲臭者不落睹聞也不容  
說者不涉言詮也以此體勘性善則可曰無善則不  
可孟子不云乎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有根是  
以有端也安得抹殺此善乎翁唯唯又數日翁出其

所著劄記示予闡發學庸語孟諸篇甚晰大要以主  
忠信爲主或問曰是究竟義否予正色曰尼父舉于  
古道脉直一身肩之曰文不在茲乎自道第曰忠信  
忠信慎獨其入手存養其火候中和其統體博約其  
假途合內外之道也故曰下學而上達翁首肯已又  
讀其紫霞吟數十篇借勝于江託致于木石桃源乎  
鹿門乎諸篇什陶劉沈謝乎翁咲曰烏乎知之老人  
生涯盡此矣未幾別去握手囁嚅又若不能盡忘世



者予固請之翁愀然曰天下將有事矣子能高枕堅  
卧乎予問故曰殺機動矣何以卜之曰舉天下士大  
夫日夕簸弄出入自以爲得計馳逐焉而不休者何  
物耶相對嗒然良久問何以拯之曰主忠信

顧季時小辨齋集序

薦與季時交三十年矣望之如木雞卽之恂恂若處  
子其言呐呐如不出諸口獨以小辨名其集何也曰  
甚哉季時之苦心也奚辨曰王霸也義利也忠佞也

儒釋也君子小人之進退世道人心之邪正污隆也  
斤斤乎析針芒而極河漢甚哉季時之苦心也曰世  
方側目于門戶季時將無以頴舌標之幟歟曰夫子  
嘗言之矣誰能出不由戶而孟子直指之曰義路禮  
門也孔孟而後千餘年有程朱程朱之學平實方嚴  
若畫地而域之入此者周行出此者荆榛此則東林  
所爲門戶也季時願爲真狂狷不願爲假中行假中  
行者鄉愿也無善無惡者鄉愿所窟穴而亡忌憚者



所以聾瞽一世而混之者也朱子曰孟子一生心力  
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只成就枉尺直尋  
四字季時曰孟子一生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  
今日講學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苦心哉其入而告  
天子出而上宰相中丞諸書以及友朋問答家庭切  
偲平居筆札無非此意嘗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  
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感憤末世之波流其有深憂  
乎或曰固也不見漢宋之黨禍誰激而成之與曰禍

漢者張禹孔光禍宋者王安石蔡京啟孔明者顧厨  
俊及開文丞相者元祐君子及濂洛關閩諸儒後世  
沒其首功而微文之曰彼且烏乎激也不激則道不  
直不直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學術不正學術不  
正則人心幾死人心死而亡忌憚者出而恣睢簸弄  
此乃鄉者鄉愿所羞稱也季時若蚤見其情狀而深  
憂焉其詞危其旨厚子輿氏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  
已也



徐隱君聲遠白毫集序

輓近操觚之士侈談先秦西京建安黃初大曆而後  
不挂齒頰蓋人人千秋也顧未有自成一家言者何  
哉少年氣銷于尺幅甫涉秣苑旋逐聲華上下古今  
亡論力有鉅細氣有盛衰而耳目肺腸夔若水火蓋  
古之才人寧迂寧僻寧放曠寧險而怪骯髒自用各  
以意爲規矩今之作者坐身百尺樓下情性之理垂  
先民之程日以遠抑非獨此能爲先秦西京者不必  
爲先秦西京者也能爲建安黃初開元大曆者不必  
爲建安黃初開元大曆者也而世方踽踽焉步趨而  
顰數之其神固已不完矣神不完天機不暢天機不  
暢變化無繇生還爲宋人口實悲夫吾友徐聲遠氏  
弱齡負竒素心獨往家貧四壁三徑抑且不具貸書  
夜讀恣情千古醉後捧腹獨咲自謂陶朱之富中年  
棄諸生借研田養母母死且葬抗志息交故人徐仲  
容賃一小樓栖之畝許池塘水木映帶聲遠婆娑上



下或凭欄徙倚或冥目趺坐或卧病撫枕或下帷展  
卷以五柳爲二仲以鳥語竹韻爲鼓吹典到輒搦管  
獨抒性靈其文閎深奧衍光怪陸離如辨青雲之非  
富貴著書之不窮愁子長可作當亦退舍詩本自然  
以率真爲平澹五七言沉雄恬雅古詩超忽慄宕莫  
可端倪皮相聲遠者如木雞如老衲聲遠標致在煙  
霞日月之表羲皇之上有竒氣然後有慧眼有慧眼  
然後有絕調其陽羨詩云苦吟吾不慣微醉句相尋

蓋空明中條然而來不自知所以又安知秦漢魏晉  
初盛唐哉聲遠左頰有白毫數莖號白毫子集成卽  
以名之沾沾自珍秘余戲聲遠曰微子誰爲子序者  
聲遠不色許逾年百史論將脫草聲遠屬予曰請終  
子之諾腹稿且十七嗟乎聲遠不起矣二三知己相  
與紀其後事吳郡司馬龐高聲遠之義生平未識面  
臨其喪而哭捐俸如千金共爲梓其集行于世丁子  
曰此自成一家言者也薦不敏敢以一言附挂劍之



義雖然予何足序聲遠聲遠之序友人詩曰千金當其困厄妖冶乘其酒酣而能屹然不動李元禮孔文舉可作不屑附以成名若此者真能詩者也嗟乎予何以序聲遠哉以此

卜宗遠楚山堂藁序

今世多山人而無山人予得山人三吳門徐聲遠沈從先義興卜宗遠是也金昌陽羨故多佳山水遊人終歲不絕知者絕少三君雅負山水之好然不必不

城市聲遠獨行踽踽望之恂恂卽之穆如終日兀坐人莫窺其際從先未醉時微似聲遠而宗遠別自爲調不屑屑繩尺皮相者曰卜生在卜生日我何能狂狂者獨聲遠爾聲遠亦謂予卜生落魄不羈顧其胸中有介然不苟者予遊陽羨數年微卜生幾無所置喙予與宗遠交最晚會甚希以聲遠故心知之卜生時時敝衣冠潦倒酒家不得已從諸生設臯比非其好也而苦吟不倦其細君亦善詩几榻間自相倡和



亡何婦且死宗遠哭之哀以其淚爲詩詩益工有兒  
十數歲眇小跳踉如父而警慧過之宗遠自詫于人  
間世不甚遇獨幸父子夫婦杜門而自師友一日千  
古矣方予乍會宗遠于吳儀曹坐次酒未酣輒攘臂  
呼浮白語多詼諧四坐咋舌謂卜生狂不自持卜生  
箕倨故自若予心知其中獨有所以而不敢問宗遠  
亦間語徐君云丁郎知我也歲乙未宗遠楚山堂稿  
成戲謂咄嗟丁郎而能爲我解嘲乎予曰諾予于詩

不甚解于宗遠之詩亦不多見僅讀其悼亡若干篇  
多徵聲云嗟予以宗遠之肝膽陸沈衣冠中予因想  
像其牢騷之態蕭散不群之致于揮毫落楮間譬如  
戴安道雪後跨驢千山鳥絕又如灌仲孺陳孟公使  
酒罵坐瞋目大呼而李青蓮婆娑江上酌酒問月其  
意各有所託以爲快而觀者不知也歲申酉予奉家  
安人諱久謝客棄筆硯負諾責于宗遠一日予過吳  
門走從先許問聲遠聲遠方病坐予小園亭命酒新



篁間相對半日微醉登舟意忽忽動漫爲宗遠詩序  
不知語之何從矣

王伯舉奏疏稿序

伯舉之拜夕郎適鼎革之會意氣侃侃發舒封事十  
數上多人所不敢言未幾君中蜚語去去之又明年  
受彈射者半罹計籍其幸免及洹沁不去者公論以  
爲耻而君亦在計籍中或曰君言行矣而身退何也  
丁子曰固也君言行矣身安得不退伯舉悵然曰主

臣不難以雞肋謝言者至涅生平而強緇之不已甚  
乎予咲曰君之寃白久矣伯舉曰誰白之者予曰白  
君者攻君之黨也何以知其然曰果若嗶嗶口篋庫  
者之揭妾父之居間一切可以不問是知言者之刺  
刃于君意不在此故曰君之寃白久矣天下事有解  
之而滋禁有以不解解者梁溪之爲射的坐兩竿牘  
爾數年而梁溪不自白也一日黃大司馬爲所知上  
書衆以爲長者能急人容揜口曰君勿言得無爲梁



溪地與攻淮上與捄者相持舌幾敝大計後伸劉直  
指者競藉口陳永壽云云客又掩口曰永壽罪當誅  
誅陳增王惟忠程守訓者何以可殺可藉是劉直指  
自爲阱也其人面赤二十年以來天子靜攝久留中  
之牘莫可窮究請劍與反噬者幾混穴鼠蓋巧拙衆  
寡之不敵也而君子第以一去明志群小日益張自  
君罹口語後而發憤爲公家申大義于天下者寥寥  
如晨星矣有如天子朝明堂按功令責名實臣不佞  
請舉前說面詰諸臣其何詞杜臣口嗟乎人各有心  
亦各有耳有目攻人者就所攻之人而品定攻于人  
者就攻之之人而品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合  
攻者與捄者還相參也而二者之品定君疏具在其  
問諸汗青伯舉拍手大快曰休矣願與子爲局外之  
觀夫局外觀者是非未有不定者也子休矣

刻奏議序

今皇帝御極三十七年簡擢忠讜磨礱豪傑意微而



幾遠議者以言爲諱何也夫言者之禍至削籍廷杖  
遠戍論死極矣名故在也今且并其名而斬之令以  
他事得罪白簡積公車者累十餘年率留中不下甚  
者禁邸報矣丁丑綱常諸疏當事者意不欲宣付史  
館故遷怒于執簡諸君子今更將野史抹之乎名者  
氣之激言事者不盡噉名而吾懼夫士氣之日以索  
也或曰衆口爲政無煩瀆與曰固也若不見防川者  
乎蓄而不流則鬱鬱則怒怒則決勢必旁溢而橫馳

故今言者之日紛選成于摧折而積不平之過也嗟  
乎江陵以前明操斧鉞箝言事者之口其勢激而易  
返而士大夫之氣振江陵以後駭機伏弩相尋于謙  
讓未遑中令人主受其過士大夫不願有其名而氣  
日以繭吳子采于慨焉感憤攘臂上書下報先公仰  
酬明主識者躉焉巡方之暇蒐輯三十年來疏議若  
千牘分若干卷凡先後留中與當路所不欲行于世  
者悉付剗劂嗟哉苦心乎抑予有感焉均比肩事主



爾容容者盡肉食也一夫慷慨曹起詬之非逃月旦  
則躡進矣又均一言爾指乘輿譽者十七譏要津謗  
者十九以君子攻小人曰何刻也不爾影響風聞者  
也以小人摘君子曰何快也烏有者左券矣吾不知  
其所以然而然徐而察之顛倒于當局而旁觀否諗  
訛于衣冠而道路輿廝否諄于大庭而平旦隱衷否  
譁于眉睫而事定否吾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集  
也可以觀世變可以信人心可以卜士氣可以徵善  
敗得失之林可以彰皇上獎拔鼓舞之効獨令後之  
君子照汗青而扼腕異代追已事而慨愾覆車不若  
及今反求吾未死之良心亟爲平劑以合于人心之  
大同然後知向之摧折壅闕者之勞且拙而國事與  
身兩敗無益也是在乎操世柄者矣

理學臆言序

輓近學士大夫侈談性命何其紛紛也跳而之規矩  
外輒口實玄解畏名檢則曰學先斷名根總其大指



曰無善無惡駕姚江于程朱之上而人心浸浸乎亡  
忌憚矣義蒼先生行年七十有嬰兒之色皮相者以  
爲先生希夷者流讀其理學臆言首闢禪宗獨揭性  
善不落氣質者是斷斷乎王朱之辨三致意焉紫陽  
之素臣與至析知行之必有定序先立乎大者非入  
手工夫尚行一篇苦心哉其有憂患乎姚江矯宋儒  
之支離先生救姚江之簡徑語若河漢而意同亦姚  
江之石友也先生令蘭谿以清執著強項聲徊翔藩  
臬依依子舍者十年而後出秉鉞三楚首扼稅使之  
吮功鉅矣以母老一朝請急歸高標峻節白首彌勁  
良有所本而然天子方求舊徵書旦暮下薦問先生  
立朝以何者爲第一義先生嘿不應相對憮然孟子  
不云乎我亦欲正人心茲集其嚆矢也夫

葬經翼序

輓近士大夫尤哆談堪輿哉余獨詫崛起之夫往往  
毓靈于坏土穹碑馬鬣蕭蕭白楊何爲者也吾友仲



淳氏託致煙霞恣情丘壑慨蓼莪之卷廢唱青囊之  
路岐幽探遐舉獨徃匠心下士竊咲之了不爲意曰  
固也不笑不足以爲道于是游齊魯歷燕薊歸而浮  
洞庭下三湘入彭蠡栖豫章大江南北瓢笠將半夢  
想神注顛毛幾白一旦撫掌曰道在是矣爰溯魯楊  
上禘管郭勒成一家命曰葬經翼二三同好相携選  
勝仲淳顧盼生風意與法會攘臂指畫動中玄微不  
佞雅負茲癖竭感未能幸聆真詮展卷若失仲淳曰

未也此吾蘧廬爾夫川谷盤紆挈綱握維睥睨咫尺  
批窾至族或一目千里或苦心十年情與勢叅也千  
變萬化總歸固然正正竒竒巧有獨詣父不能傳于  
子意不盡于頴舌者以悟入也曲阿于君曰嘻技至  
此乎吾得子而諸術家之說廢余所然曰爲諸術家  
之說者天吏也有說乎曰福善禍淫帝實臨之俗情  
逐逐幾幸朽骨以壘斷于山川造物小兒陰假手于  
矇叟令簸弄顛倒眩惑疑似甲非乙是朝阡夕徙大



貪小慧受禍更毒吉祥夢幻灾殃踵屬是徑尺之盤  
三寸之舌談咲而佐斧鉞之所不及也故曰天吏善  
哉乎仲淳氏推言之三緣和會之理不明而世之膠  
固于禍福也日甚嗚呼遠矣仁人孝子盡吾心焉祈  
以安死已矣

醫案草序

范子異羽由天官郎請告十年矣融融子舍自謂不  
以三公易也一日卧病海上聞京口吳閫有秦越人

者將渡江從之眺金焦攬北固留連九龍品二泉憇  
海湧望洞庭七十二峰蕩漾秋水間西渡若下啜明  
月峽中茶買舟笠澤問少伯逃隱處興到輒咏往返  
月餘奚囊幾滿而所苦頓失題曰醫案草丁子曰异  
哉昔人謂詩必窮而工未聞可已疾也異羽沉深韞  
藉豈千里之游借靈山川以一吐其竒如子長故事  
耶范子曰主臣君不聞廣陵之濤吳苑隋堤二十四  
橋之月乎至今隱隱榛莽醒人勞夢名勝何必減江



以南哉舍溟渤而艷五湖是海若却走于河伯也然則寄嚶鳴于友生不愈枚乘七發乎曰固也吾杜門讀書一日千古會心處觸目二仲涉江采芙蓉失之覲面矣請問子詩從何來曰吾不知也意所獨至躍然砉然勃勃乎若或迫之而韻呼楮索管命酒大呌漢魏乎陶謝乎初盛唐乎一切不問第以吾意點綴之朗吟數過病已霍然敢問何病曰吾亦不知也且二豎安能病予予病夫世所爲二豎者日紛紜膠牘

意中若有所軫結而不能一朝釋吾且以稽阮爲岐黃性靈爲鍼砭乎丁子拍掌起曰如是如是客未解曰彼得養生主于庖丁悟草書法于舞劍及爭道夫者何人哉請以吾言叩之

### 先醒齋筆記序

先大夫雅好鑿錄方幾成帙予小子試之茫乎無緒也歲丁亥交繆仲淳氏仲淳豪爽自負岐黃之訣禘東垣仲景以上尤注精本草曰三墳書不傳傳者此



爾遊轍不持藥囊爲人手疏方輒竒中其所眴視及  
刀匕湯液與俗鑿左俗鑿不能解輒謗遇險怪症數  
年不起或皇遽計無復之必拱手請質繆先生仲淳  
徃徃生死人攘臂自快不索謝上自名公卿下至卑  
田院乞兒直平等視故索方者日益相知錄其方遞  
相傳試靡不竒驗仲淳一切無所恡曰顧用之何如  
爾仲淳意所獨到堅執不移至俗醫相顧却走意氣  
閑定自若其察脉審症四顧踟躕又甚細甚虛甚小

心生平好游緇流羽客樵叟村豎相與垂眴睽披肝  
胆以故蒐羅秘方甚富然唯仲淳能衷之曰吾以脉  
與症試方不以方嘗病也予辛亥賜告歸不敢以山  
中餘日漫付高枕彙三十餘年所積方取竒中者裁  
之仲淳并錄後先鑿案類而梓之以廣其傳竊自附  
古人手錄方書之意云仲淳名希雍海虞故家子多  
僑寓所至稱寓公

選刻制菴序



丁子曰制文之變因乎世者也國初草昧之後屯亨  
蒙發其文樸而未華情不勝質若明水以爲酒椎輪  
以爲車美善則未也逮于成弘震澤華亭起而振之  
猶古業之有北地信陽也其文奧而鬱雄而法覈而  
精正嘉以還郁郁彬彬浮英茹實唐也汪也薛也諸  
也瞿也歸也其選也沿于其季借蕪穢爲閔肆托卑  
弱爲平淡則其降也穆皇嗣極新鄭江陵作之于上  
田邵孫馮和之于下靡靡者于焉頓易然好尚不常

軌則不一正而變變而正今復屢矣夫文之至者必  
本乎六經昔先正之于文也于易取理于詩取風于  
書取典制度則取諸三禮屬辭比事連類引義則取  
諸春秋然後出入秦漢以厲其氣進退唐宋以暢其  
支研窮濂洛關閩之書以參其變故其爲文杰如粲  
如雍如秩如藹如穆如岳峙川迴龍蒸虎蔚彞鼎之  
陳而鈞韶之鳴也布帛之可以適體菽粟之可以果  
腹也雖聲律比偶觚槩薄技而可以不朽今之爲文



者不然先二氏而後六經棄秦漢唐宋而習套括束  
濂洛關閩之書而借操戈發冢之陋說毀繩裂墨騁  
無師之智軋苗狂噬以爲竒幽辟曼譎以爲玄餽飭  
襲積割裂決驟以爲古質亡而不懼文勝而不耻豈  
獨文之濫觴不止也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  
害于其事可勝慮哉邇歲以來條之秩宗申之帝命  
厲之學官糾之白簡而士習卒不變夫不變者非學  
士大夫也瑑瑑者收落落者棄茹宿葷而厭冲旨就

淫蠶而舍雅歌夫不能令有司去習目而欲令學者  
去其習心難矣哉雖然善射者不爲巧中而廢的善  
御者不爲取捷而廢度善用兵者不邀一時之功而  
廢其紀律節制遇不遇命也知不知人也二三子其  
勗之哉通經而學古窮理而明法不通經則悖不學  
古則陋不窮理則離而叛不明法則蕩而邪夫以僥  
倖諧合之心勝不遵王制不守師法不通今古天人  
之際爲悖爲陋爲叛爲邪君子不爲也二三子其勗



之哉因取帷中所錄先輩制業并時製之不謬先程者釐爲四集掄刻而授之及門以示意焉且以論其世也

彙刻顧涇陽先生時稅序

涇陽先生時義百二草而後凡數種流散人間如寸璧尺組迄今四十餘年後生不睹大雅之全久矣新安洪君禹錫從先生讀書涇上先生沒禹錫敦築室之思于三年外誼甚高茲且彙先生前後稿付之剞

劂屬其伯子平仲氏介予爲序不佞竊惟掌故家言浸淫于世廟之季而靡濫極矣先生子焉諸生登壇而樹先秦西京旗鼓讀其文如雙龍之劍光耀牛斗又如黃河之水從天而下變態橫溢莫可端倪而文體翕然一變一變之後市奇者出而爭騁其技攘臂爲謬悠不經之說而人心學術又浸淫而亡忌憚先生以六經語孟程朱三尺束而繩之其文如春風澹宕令人意消皮相者視先生之文前後若兩截丁生



曰若不見天下之所爲至奇者乎雷霆駭電光怪陸  
離巉岳洞壑聳峭險絕此一奇也濯足滄浪騁駕廣  
漠幽湍虛籟蔚霞蒸雲目前種種可解不可言可言  
不可摹此又一奇也合而觀之始知宇宙之大文章  
之變先生之大全或曰先生顧安所得此曰揭管時  
先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天  
下之至奇也若有意乎奇鬼語而已矣雖然尤有說  
焉先生高標勁氣孤騫千仞之上霹靂手力砥狂瀾

海內人士望而畏畏生疑疑生謗徐而卽之久而習  
之恂恂乎寒素也處子也溫如冲如冬日之日也皮  
相者又視爲兩截先生本來面目故自如讀先生之  
文者恍然如見先生之爲人善學先生之文者必于  
色澤聲調外別開一靈竅而後可

刻游肩生父母四書稿序

夫人以小技不朽于世未有不目神解出者也而况  
文章家乎神解者其胸中必有一種磊落奇偉超然



勃然不可羈縶之氣徐而抑之苦而練之俛首于繩  
墨情與法會而才始達故其風神常盪佚于尺幅句  
字外而作者不自知其所以然余久擲管不能與世  
趨俯仰時時譚古先生諸少年揜耳不聞也余亦噤  
舌散髮山中入秋餘氛未解方命奚奴烹茗一洗塊  
壘而游使君以四書義索序余反覆卒業颯颯乎故  
楚之雄風也哉蓋使君于尼孟口吻多苦心刻畫而  
不屑爲經生言然又不整于掌故家三尺也夫求爲

竒不能俛而就于法其胸中與筆端猶有礙也余與  
使君游半歲竊窺其胸中洒洒乎無礙也無礙故其  
氣昌而其才常足以寫其未盡之情彼斤斤以尺幅  
窺者使君卽就其課義稍稍拈示一二終不能自明  
其解夫使君之所爲鳴琴坐嘯而理者無一非文章  
也而皮相者其鸞鳩之睨天飛乎

若下文社草序

今之擁臯比者類曰苜蓿齋一函丈地諸青衿履綦



且希跡安問教哉士習日以下文體日凌遲不可究  
詰鄭孔肩先生初下車卽與諸士約爲會者二一日  
仁一曰文仁主放生丁子曰先生之惠沾沾鱗羽乎  
先生曰固也姑自耳目所逮力所易辦者廣之請自  
僕始一曰文先生儼然提木鐸肅將而孫出之間携  
酒饌勞諸生諸生翕然起無後期無諱無勦襲諸負  
才矜名泛駕而不軌于度者老宿斤斤三尺過自株  
守者咸剗淬洗濯各見其竒人人詫曰何速化也先

生不自功謬以衡品屬丁子丁子固讓曰僕老矣何  
敢以迂狂之癖雌黃譽髦間先生託諸生再三請丁  
子曰僕所爲癖者鑿于時者也不自揆竊與諸君約  
有似竒而詭似奧而徑似玄而矚然無味一切于宣  
尼唇吻考亭宗旨徑庭者僕不敢知先生曰諾丁子  
堅壁壘先生間以意衷之簡其雋者付剗劖于是溪  
上之會日益衆或曰仁與文二乎丁子曰不然文生  
于氣氣生于機機生于趣仁也者機趣之橐籥也君



不見成弘間諸大家渾渾乎灑灑乎卑之無甚高論  
諸少年苦心白首曾不能步其百一者何昔之搦管  
者滿腔天機故不文而文先生借放生一念養其端  
倪而牖之乎大道去章句口耳遠矣

韓求仲就正稿序

求仲倜儻負竒意不可一世讀其文溫如也沈鬱冲  
雅綽有儒者之度丁子曰夫養不足者氣不厚也國  
朝以孔孟束士士俛首就幅尺非才之難才而不見

才之難也華亭震澤毘陵尚已文懿文潔吾師乎吾  
師乎唯兩先生善用竒化而爲平唯兩先生善用平  
平卽是竒吾輩刻意優孟輒似學究語彼其信手拈  
來了不可卽者何也庖解所爲族求仲其三折肱乎  
屬將北遊避地曲阿一切不以介其胸中而山川之  
竒忽忽股掌間求仲津津乎不自持也歆乎不自有  
持一帙寄予曰非以名高爲就正地爾盍進之丁子  
嗒焉良久曰道在熟之而已矣



游戲草自序

壬辰後予擲管久矣間課友生及見曹口占一二諸生積十五首以爲木災丁子听然自哂曰嘻昔者苦心構之十不得一今倦矣無意中偶寄興焉輒中十九吾不知其所以或曰向者局于方之內今游于方之外也雖然向者以吾之技投里耳賞者十九今舍吾技妄自比于古先生之三尺賞者十一其故又何也大都鞏悅易矩獲難矩獲易風骨難風骨易神理難神理者純氣之守也純氣自然是爲大雅吾折肱三十餘年今而後擲管矣擲管矣

先醒草自序

余負傲癖以舌取訾時高枕山中揜關溪上娛斑之暇五斗自勞長獻譎考槃甚適也榜其齋曰先醒或嘲曰子醉而醒與醒于醉也予咲不答二三友生過余者一尊外間携舊業相攻輒不自持雕虫入夢凡若干首丁元薦曰异哉予之于技也鄉者朝而索之



夕不獲一夕而索之朝不獲一茲倦矣忘矣爲人彈  
射偶中一二異哉余之技也客曰固也今之搦管非  
昔之搦管者也不見夫博者乎以瓦注巧以金注惛  
顧安知忘之非不忘邪雖然讀子之文如灌將軍使  
酒強項箕踞于魏其武安之坐夙憤盡摠不復忌諱  
又如荆高擊筑乍譌乍泣狂態淋漓當其醉猶未醒  
乎是猶有不忘者存昔三閭悵忿喟心獨醒而李白  
多金尊明月之感願醉不願醒夫不願醒真醒者也

子往矣無事而技矣願益忘于酒

題先醒齋選義

宇宙之有文章猶風之不能不韻而水之不能不波  
也雖然風之噫也不觸不極窸號之變水不激不怒  
不足以暢震撼澎湃之勢故夫虛與實之合也情與  
性之交也事與理之構也時與勢之棼也而文生善  
哉乎眉山氏之說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  
不得不止夫誰行之而誰止之輓近操觚洋洋灑灑



擷六稂之芳潤攬千古之菁華至今極矣顧其文之不可復加也質之不可復返也刻畫于詞務矜奮于氣而中之神理脉絡無復餘味甚者逸而竺乾而諸子何爲者也夫本不足而故示人以有餘也剪綵而綴之燁然耳目而天機不附枯槁之潤也頃刻而沛焉溢未幾涸矣有識者攘臂而程先民有以也予不佞負蠹魚之僻四方名士謬以文筒徃來暨里中先輩過而談稂者日無虛晷不自揆以意衷之得十之

五以示門人門人曰其爲先民乎曰此古先生之餽羊也諸君試從局外觀之自得其神理脉絡矣

題董然明靜嘯齋小草

文章家有真竅大塊之噫而怒也而傳于木而籟觸于金石而韻其間虛實之互根也形神之相薄也而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六經而下騷之怨龍門之宕杜陵之沈雄太白之閎肆胥是也舉子業一呷耳然明曠世逸才不幸生膏梁又不幸介盛衰興革之會其



耳目代新寒，烜遞變不勝侘傺之感。然明更自喜造  
物小兒，故怒我而驅彼。一切供吾三寸管，性好客喜  
冶遊，又善病。終歲半高卧，一丘一壑一杯一枕，會心  
處無之。非文然明卽渺小丈夫乎？其才情所極，春江  
倒峽，天馬御風，未足喻其捷也。甫弱冠，雅志千秋，其  
詩韶秀多遠，致抑而爲時藝豪。宏奔軼龍光，上逼霄  
漢。皮相者不啻兩手學使者，陳公意不可一世。首物  
色然明，然明故不得意。或曰：然明于尺幅未數數也。

何竒迺爾。丁子掩口咲曰：而不聞調調之刁刁者。

題徐長源鄧尉山房看梅草

長源故居金昌扃戶讀書甚苦。今年春携一尊一榼  
棲鄧尉山房看梅花萬樹，霏雪煙波日與二三昆季  
浮白拍掌，興到命筆，輒自淋漓。至如良宵月午，瘦影  
橫斜，几榻如畫。徐子兀坐，忽忽不自持。又或夙醒未  
解，幽夢初殘，春風入戶，清芬如襲，勃然起披衣而落  
草。丁子曰：長源之于梅，其公孫大娘之劍耶？長源曰：



吾烏乎知之彼夫栩栩枝頭嚶嚶谷口者靡非是也  
吾惡乎知之丁子曰異哉足下試問鄧尉游人梅華  
啞然獨笑矣

題潘叔獻評義杓

丁子曰掌故家言卽小技乎不從門入者也予嘗刻  
意成弘之業自覺彌近彌遠昔人妙在疎散淡然無  
色吾每失之整練昔人二三百言紆徐曲折多言外  
之韻吾千言易盡何也或曰若枵腹而戰其何能爲

雖然有胸中具武庫一搦管萬卷不爲我用則才情  
乏也丁子曰才生于情情生于識識生于解有慧心  
然後有慧眼有慧眼然後有勝情青蓮居士之所云  
趣靈也不靈故不趣居士家匡山之陽碧浪之陰汪  
洋千頃日漾蕩眉睫間杜門讀書師友千古其臭味  
超咸陽東西京而上之寧借後二三先生貞父評四  
十八義行世从矣開之先生故多品隲散佚不完其  
微言妙語不佞時時能理之不能吐以示人坐百尺



樓上者視樓下人徑庭矣又有人焉翱翔霄漢視百尺樓抑又下矣善哉乎沈寅日之說曰文不必遇而必傳昌黎亦云不爲當今所咲必不爲後世之傳則叔獻之所擊節安知非世所竊咲者乎吾輩不能引樓下人于百尺上又何况霄漢之表寄語諸苦心者第洗滌胸中一切于無事時尋繹儻然而來之景象此故吾也千古旦暮矣

題沈季原課義

吾友三洲先生幼子季原持其課義謁余甫弱冠余而才情斐亶若馳逸足于高山峻坂騰劍氣于斗牛之墟令人不敢正視而中有隱隱一竅根極性靈閃爍于毫端丁子韞然曰此悟機也少年何從得之季原唯唯謝不敏且請益丁子曰文章家有真才情不破萬卷不能轉其轂不深心不窺作者堂奧不抉俗情眼界不空不開悟門思路必非從天而下季原勉乎哉夫高視濶步盛氣而自以爲竒非真能竒者也



季原勉乎哉

題段白仲鍾山草

白仲少年自負三試不售扁舟東下卒業成均一日寄予鍾山草筆端飛躍不可方物皮相者曰白仲得趣于鍾山者也予笑曰九疑三湘何必減鍾山哉彼終日燕磯牛首不得其解者何以故黃門公意不可一世謬與予同調同爲世所棄杜門枯坐傲然方之外白仲雅有父風讀其文可以想見其人兒琬曰然

又曰見苦嘗之而不得白仲若不經意者何以故曰而不觀垂天之翼乎其飛也以怒又不觀之刁刁之調調乎其籟也不知所誰使解者從性靈出者也不解者從門入者也白仲進矣其氣直可鞭弭中原箇中消息請以質而翁

題于申之近秣

余雅才申之讀其文如雙龍之氣大海之瀾皮相者不解也璞再獻再削去秋幾收矣而復見擲申之傲



然杜門攻苦自如余過曲阿讀其近秬洋洋灑灑乎  
深心哉入理奧矣君不見羚羊角端神在一縷又不  
見破浪之颿機懸一竅此詞家妙解也持以告人以  
蘄其必解則苦雖然陶彭澤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三尺童子人人解也卽情卽景便成絕調淺涉者  
覲面徑庭甘苦之節余少年竊嘗之老而猶戚戚心  
動蓋得失好醜都忘性靈方徹申之勉乎哉

題徐胤開咏史詩

余少年喜爲詩中年輒自焚草晚而擲筆昔以意爲  
詩今以法故也雖然吾友孟夙少年亦喜爲詩酷似  
晉已而索然晚棄官遊方之外終日枯坐偶一搦管  
便足千秋嗟乎其故難言矣徐生中州歸携其咏史  
詩來謁余笑曰秀才眼孔只在尋行數墨中子有意  
乎古之人古之人哉余未暇卒業固知加人數等矣  
或謂此道去掌故業遠余曰非也若翁山居詩不云  
乎苦吟吾不慣微醉句相尋此中大有妙解絕筆詩



曰從前隻字猶嫌贅閱盡千秋有不平子誠得其解  
無之而非詩無之而非掌故業二之者苦之者也

題莫器長試卷

莫君器長吾友李玄白門人也吾倩北面者且數年  
予習其人長者更苦志下帷歲乙卯直指使者行部  
首賞識莫君學使者錄士遺才莫君又哀然稱首亡  
何初闈越幅不獲畢其奇于主司憐莫君者請其卷  
于當路付之剞劂丁子曰异哉士有三試畢揚揚得

意甚而卒見棄者有不得意而獲雋者有生平雅自  
負比入試輒失故步者有小試不利見長于大敵者  
有主司與所取士兩得意而天下人不與者又有主  
司擊節闈中後乃怵然若失者總之造物小兒簸弄  
其間則操觚者之腕與主司之目若有物以憑之而  
世人謬爲青白忸然則莫君其幸乎何幸曰以其不  
獲終技于有司也令皮相者明知其數奇而非戰之  
罪猶愈于三試不偶者也嗟嗟按劍者千金敝帚而



抱璞者敝帚千金一旦脫穎者視昔之千金又若敝帚吾固知此之不足以盡莫君也世豈無明眼人乎當有定鑒矣

題品稅錄

掌故家言利于工然句比字櫛母類楮葉乎吾故振之以才才者天授也多讀書厚養氣廣其才者也極才之變妙于自然逸矣鹿門先生雅以逸自負讀其文關西少年余其歸太僕乎然稍稍見才焉入不言

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天下之至玄也陶之採菊東籬青蓮之明月直入其幾乎無人不道無人能道也天下之至玄也顧涇陽先生云文之最難者平世之平非吾所云平吾之玄果謬悠眇忽如里耳所艷乎哉不得已而取夫刻意者焉刻則苦苦則入入則甘甘則解解則忘忘則玄作品稅解

題章敬明時義

吾友章元禮家前溪之西借東衡金鵝爲二仲以騷



雅爲經修余時時得過從也諸子彬彬讌集韶秀競  
爽而敬明最少余撫元禮曰此公家阿咸也元禮輦  
感曰仲早亡余從涕泗中撫而教之以迄于成異日  
可藉手報仲而敬明沾沾雅自負前後觀風學使者  
郡太守以下咸賞拔異等敬明喜與余譚秕睥睨千  
古目前無少讓者至其會心處輒皺眉曰彼癢癢胸  
臆躍如砉如吾前而不能罄吐者何也莊語之而逕  
庭苦迫之而覲面若夫一丘一壑搗來而與我遇者

又何物也予大叫曰子悟矣悟矣敬明拚口曰幸先  
生勿輕語人皮相者謂我狂也已寄數十篇示余余  
卒業曰此真悟後語也勉旃敬明異日必赤幟詞壇  
予言其嚆矢哉雖然試爲我質而家先生

### 題楊彞思懷師錄

吾不識梁夫山而知何心隱心隱者夫山避難時別  
稱也世憐其以講學死學乃禍之媒與孔子曰吾未  
見剛者此千古道脉所係也而初之潛上之亢聖人



三致意焉淵哉微乎學術不明跣跣者借悻悻以自  
張一不濟學士大夫群然譽之曰太剛必折而脂韋  
圓轉之輩接踵矣子輿氏不云乎吾善養吾浩然之  
氣夫浩然之氣能令死者生顧爲生者禍耶吾不知  
心隱當日之所講者何學而以身殉也雖然何先生  
一布衣耳捋怒虎之鬚九死不悔身沒二十餘年若  
敖餒矣鄉黨尸祝之至于感泣流涕其精神才氣必  
有不可磨滅者世乃以成敗論人何哉方其暴尸武

昌士大夫且爲下石爨思慨然收餘骸于大辟其樂  
將軍蔡中郎之流與今七十老矣重趼繭足徧求賢  
士大夫爲其師雪不白之寃于毫楮間夫江陵之所  
奔走一旦與其氣燄俱往矣丁子曰不獨爨思義士  
也抑亦可以觀心隱嗟乎心隱足瞑矣

題解荔篇

予識顧伯子于齠年疑如也睹其制舉義左繩右纏  
斤斤如也近出解荔篇示予洋洋灑灑乎姿態溢矣



老吏折獄片言刻骨豐城匣劍光燭斗牛豈與攢眉  
屏氣者等乎哉皮相滄之恂恂處子爾提三寸管縱  
橫陸離抑何雄也或曰伯子爽體豪宕綽約多致其  
文亦似之予知伯子未深耶追惟肅穆之季浮靡濫  
觴極矣顧先生崛起江以南一掃而振之氣辟萬夫  
光耀千古砥狂瀾而迅滌其波流力不得不猛而勢  
不得不怒噫先生苦心矣庚辰以來變而春容大雅  
前後絕似兩截乃先生所重在此不在彼蓋國家以  
尺幅束士洵諸子百家之泛濫稟三尺于尼孟肯深  
哉衆籟之緣息颺然者不知誰使尾閭之氣蓄泱泱  
與長空一色此文之至妙也至變也伯子有意乎幸  
質之過庭并告仲方

題相樂篇

吳子讀書西湖群諸友生盤礴兩高間已入徐邈憇  
十八澗俗滋遠趣滋多門人曰先生樂乎吳子曰吾  
不解所謂樂也吾第枕流泉韻鳥語坐閱群卉開落



煙霞聚散筆端勃勃間一脫草摠胸中所欲言而非  
斬乎人知之也吾不解所謂樂予聞之躍然色飛門  
人周生至驕語湖山且詫予曰异哉吾曹之遊于吳  
先生揮染未數數也橫經絳帳不沾沾諸生言然倦  
者興夢者覺却者前痺者怒豪者細而澤于理毫端  
忽忽有神吾曹不自知也若是者何也丁子曰子其  
得之吳先生耶湖山耶且樂安從生乎周生曰吾曹  
得之吳先生吳先生得之湖山也丁子曰若不見畫  
舫笙歌徵逐于湖畔者耶人盡樂也而且不解麴蘖  
爲何物何也且吾子日行山陰道上顧安所事吳先  
生周生茫然避席請丁子曰假令吳先生可拈示若  
零之風沂之水至今在也

題春雪堂草

春雪堂草者徐子游白門之作也稱春雪者何志興  
也或曰奕開翩翩少年場有意乎歲寒與徐子咲不  
答以其稿屬予予展卷一再讀縱橫光怪閃爍陸離



才情矯矯欲飛也其山陰道上獨往獨來者耶其藐  
姑射神人耶若乃單刀直入擒縱自由如夜半登蔡  
州城猛氣又何勃勃也苦心乎奕開足下敝書數卷  
咄咄蠹魚方其杜門隱几處子也木雞也落筆驚人  
雄風滿坐胸中固自有煙霞哉抑亦發竒于山川乎  
神與景會文緣情生灞橋策蹇可以佐吟者悟後境  
也然而非苦弗悟也徐子故師何儀曹稚孝稚孝淫  
于書以封事得罪歸家壁立不問近書抵予曰奕開

吾臭味也予雅善稚孝益徵奕開奕開幸過我留十  
日飲予將借罨盡溪月佐子北游矣

曠澹齋題語

夫雕蟲小技乎然運三寸鋏如揮毫落楮非神巧不  
能輓近印章宗文壽承氏壽承傳之何主臣程生彥  
明不及見壽承而心師焉其說曰文先生非屑屑以  
此市也直遊戲焉故能令腕與目合巧與法合丁子  
曰嘻異哉君其問諸主臣



跋錢先生寄窩逋客自誌

生死事大矣先生了了預知去期讀其自誌逋客銘抑抑乎不自滿也不自欺也平生亮節真修至此得力世人當下墮落漫語曰吾去時必了了種來因嗟嗟悟生之寄者方信死之為歸善哉乎高存之之言曰曾氏一生戰兢啟手啟足後又有易簣一段工夫不肯放下先生自命曰逋客敢問主人翁安在微乎淵哉先生苦心學易三十年到此更無歇手處乃其

真得力處也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序

今皇帝御極四十有二年大察京朝官者七其一以星變閏察前後主計者太宰稱孫清簡鑰御史大夫

稱辛襄城

自修溫三原

純

南太宰稱李肅敏

世達

溫三原

曾吉水

見亨

御史大夫稱海忠介

瑞

陳恭介

有年

少宰稱

楊上饒

時喬

副院稱陳莊靖

贊

功郎稱趙高邑

南星

諸計

大不平于輿論者丁丑辛巳所甚快曰癸巳次丁亥



次乙巳丁亥借拾遺大僚譁襄城去矣癸巳借拾遺

庶僚譁高邑逐清簡行矣乙巳借楚事妖書譁三原

上饒岌岌乎不死矣是明為群小報復也顧稽勲憲成

王比部德新發憤于丁亥陳繡水泰來張義興納陛賈滁陽

巖顧梁谿允成薛毘陵敷教于金沙孔兼發憤于癸巳陳給

事嘉訓劉車駕元珍龐武庫時雍發憤于乙巳諸君子至今

有一人挂仕籍者乎蓋姦人巧于簸弄敢于亡忌憚

手滑者三十年矣雖然此標也綱紀不肅則倖門啟

清議不重則四維裂君子斷斷苦口為國扶元氣非

求勝于小人也說者曰激而兩敗不若劑之以平夫

君子還之以君子小人還之以小人天下之至平也

畫一于令甲而清議為權輿舍此非遷就閣臣即左

右袒于臺省前却于門戶攻門戶者又一門戶也避

門戶者巧而逃之無非無是勢不得不混混之為弊

也微獨紫可亂朱抑使荃化為茅于是乎主計者之

責綦重且艱風波日滋險嗟乎三原王怒之齟于丘文



莊濟也鈞陽馬文升之脅于王蓋吳薜也孝廟時已作

之備寧論今日哉一則自揀一則藉口劉文泰猶可  
解者若乃鐵冠鷹繡秉憲一堂忽焉首鼠成事開翻  
局之端自辛亥始也乘釜鬻之機糾衡決之衆陰構  
陽煽撼必去之太宰林攢眉愬苦之閣臣主之者二  
三人而嚙啗于臺省又自辛亥始也時有刻京察記  
事者覈之疏揭不能半其人亦多不安于心故有所  
諱與譬若訟然兩造紛列立堂上者虛平參互是非  
不鈎索定矣又豈以衆寡強弱分勝負哉予故仍原  
本蒐遺漏若干系以萬曆辛亥論其世也時南計則  
史晉江爲政婁江四明崑宣諸黨撫掌稱二十年快  
事嗟乎此又富平之幸與

蔣氏重修族譜序

有宗法而後天下曉然知君臣父子兄弟之義三代  
而上不譜牒而世系明者宗法行也宗法廢而後譜  
牒重譜牒廢而風俗寢薄矣雖然所謂譜牒非獨昭



穆倫序也其先世之衣冠名物禮法制度于是乎在  
是以君子重焉何者族大不得分分矣而合之盛  
不能不衰衰矣而振之則君臣父子兄弟之誼篤而  
先世之衣冠名物禮法制度在也閭閻之家子姓數  
十傳食指至千百人而吉凶聚會歲時伏臘若出一  
家凋謝式微其貲產有時而旣而子弟席其箕裘手  
澤猶能自別凡庸譜之爲用不旣遠乎吾邑世家巨  
族屈不數指而稱義門者蔣氏其源出漢刺史詡迭

盛于唐宋元至國朝而簪纓益纍纍不絕其人自文  
進公而下若司寇若玉田若平陰若荊州多名公鉅  
卿其禮制若義田若義塾義塚及宗廟祭器婚喪之  
類一切準之乎古其遺事流風誌銘歌誄彬彬可觀  
說者方之呂山吳爲兩餘莫敢鴈行列泉先生一日  
命元薦曰不佞涖老矣先人之業不絕如綫惟譜牒  
在焉竊不自揆以附于執簡之末辱吾子跋之不肖  
莊誦卒業曰美哉洋洋纒纒于其稱名也正其紀事



也核其垂訓也遠庶幾哉廣文進公之意而終荊州之志乎其君子見之惕然生尊祖敬宗之心以追其衣冠名物禮法制度之盛其小人見之猶能跡其君臣父子兄弟之誼以思其故武以自別于凡庸將蔣氏世世子孫毋替也繫風俗之是賴獨昭穆倫敘哉

### 新刻鑿例序

臧子仲信之刻鑿例也何居曰吾懼世之鑿者之瞽焉而不得其門也于是乎類別而條分之令按症覓

方無多岐之眩也或曰鑿者意也方且不執例于何有曰鑿者意也不可以意意也習古人之成法瞭然胸中矣于焉按脉審症察形觀色而變化出焉不例之例乃所以例也世之鑿者紛紛矣此曰以意彼亦曰以意其所云意者億逆而非從體會悟中出也不佞少邁竒疾棄儒而求療于四方不得參古人之成法焉而不得酌古今之變彙而通焉歷數年而始矍然起今顛毛種種矣生平苦心不敢以自秘于是乎



類別而條晰之以便于世之求入而不得其門者丁  
子韞然曰此卽古兵法也單之火也以牛信之陳也  
以水翦之破楚以多操之破袁以少竒竒正正有方  
者也然有踵之而敗反之而勝者何也無方者也臧  
子閉目搖手曰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